

周璇身世可憐

(本文插圖刊第107頁)

中國電影秘史之二

●陳蝶衣

不知生身父母是誰

周璇，最初是以她的歌聲吸引了電臺廣播的聽眾。之後獲得了躍登銀幕的機會，逐漸在電影圈裏鍛鍊她的藝術生命，終能躋身於大牌明星之列，成為千萬影迷崇拜的偶像之一。她的人生歷程是艱苦的；她的身世，也是以悲慘為出發點。在中國影壇上，周璇可說是阮玲玉之外的另一個悲劇人物。

有一首電影插曲名為「瘋狂世界」，曾由周璇在「漁家女」影片中唱出。這一首歌的起句是：「鳥兒為什麼唱？花兒為什麼開？你們太奇怪！太奇怪！」結句則是：「我不要這瘋狂的世界，瘋狂的世界！」

周璇在影片中唱出此曲時，她所飾演的角色已經發了瘋，失去了正常的理智。而在周璇逝世以前的若干年，她本人也像「漁家女」影片中的女主角一樣，陷入了痴癲的悲慘命運中；一曲「瘋狂世界」，竟然不啻為她自己寫照。這自然是巧合，但也不妨說是「造化弄人」的一種預兆。

由於我在四十年前寫出的第一首歌詞「鳳凰

于飛」，就是為周璇主演的影片而作，因之使我認識了私底下的周璇；對於這位曾被譽為「金嗓子」的歌唱明星，在我的印象中是並不陌生的。這裏，我願意就我所知，並參考海外留存的若干資料，寫下這位悲劇人物的部份生平事蹟。她的一些遭遇，事實上也無異是過去電影演員生活史的一幅縮影。

周璇，原名小紅，一九一八年出生，原籍是江蘇省的常熟縣。

有錢人家的孩子是個寶，沒錢人家的孩子是棵草。周璇一出世，便注定了她的「弱草」的命運；她誕生的地點是個窮苦家庭，父母迫於生計，無力盡鞠育之責，當她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，便離開了自己的雙親，被人收作了養女，帶到了上海。

周，是養父的姓。小紅，是養母給她起的名字。她自己本來姓什麼？不知道。

養父在上海當巡捕，巡捕這一項職業，是隨着「租界」之開闢而產生的，其性質等於香港的「差人」，也就是「警察」的代名詞。

周小紅八歲的那一年，養父忽然雙目失明，

既不能巡，更不能捕，也就失去了吃糧當差的資格。一家生計無法維持，養母只得跑進「薦頭店」去，找尋幫傭的工作。小紅呢？差一些給賣入娼門。

養母送她學歌學舞

幸而養母的一個妹妹拯救了她，把她介紹到一個歌舞團裏去習藝。團主姓孫，團主的母親見到了小紅，憐其身世，又把她認作了螟蛉女。

不久歌舞團解散，小紅便留在孫家，幫着料理家務，同時也獲得了入學的機會。

一九三〇年，小紅十二歲，厄運又降臨孫家，一年之中連續死了三人。孫母怪小紅「八字不好」，要趕她出去。結果還是姓孫的介紹，讓她進入了「聯華歌舞團」，再度學歌學舞。

她唱着，跳着，刻苦練習了一個時期，漸漸懂得了敲門，有了顯著的進步。但由於這個歌舞團是「小本經營」的組織，沒有獨闢天下的能力，因之只能在遊戲場裏佔據一個地盤，表演一些「游藝會」形式的粗淺節目。

到了一九三二年，甚至遊戲場裏的表演地盤

也失去了！歌舞團無法維持，只得解散。部份團員另起爐灶，組織了一個小型的唱家班，開始打進民營電臺，擔任歌唱節目。小紅也參加了這個組織，並改名為周璇。

這一個唱家班，後來蛻變為「新華歌唱社」，由號稱為「桃花太子」的嚴華領導。

嚴華是歌手，也是一位作曲家。他所寫的歌曲，最著名的一首是「賣相思」，起句曰：「我這心裏一大塊，左推右推推不開。」乃是根據湖北民歌改編的。嚴華的胞妹嚴斐亦能歌，當時也是「新華歌唱社」的社員之一。

周璇在嚴華的指導之下，歌藝日益純熟，一曲「小小茉莉」膾炙人口，經常有人打電話到電臺去點唱。

之後，她又經由嚴華的介紹，與百代唱片公司簽訂了合約，就此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；她所灌錄的唱片，銷售數額比任何一位歌星為多；她也就成了國內數一數二的一位紅歌星。

在暗角中偷偷飲泣

民國二十四年即西曆一九三五年，周璇開始參加電影工作，在許幸之導演的「風雲兒女」一片中，擔任了一個小角色。此片是「電通」第二部出品，由王人美、袁牧之主演。

周璇在「風雲兒女」中雖未能嶄露頭角，但已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，次年即被嚴春堂主持的藝華影業公司所羅致，在徐蘇靈編劇，岳楓執導的「花燭之夜」中參加演出，此片的男女主角是王引、袁美雲，周璇的戲比較多些。

周璇是「花燭之夜」的第二女主角，由於擔戲較多，不免有些怯場，輪到要拍她的戲的時候，忽然失去了她的踪影。找了好一回，纔在佈景板的後面發現了她，原來她心懷恐懼，正躲在黑暗裏偷偷地飲泣呢！

繼之，她又又在黃嘉謨編劇，方沛霖導演的「化身姑娘」一片中飾演了一個角色，此片的女主角仍是袁美雲，周璇在片中聊備一格，未能展其所長。及至岳楓導演的「喜臨門」「百寶圖」兩片先後開拍，周璇纔正式擢升為第一女主角，奠定了她在電影界的基礎。

在這以前，周璇曾一度出借與張善琨主持的新華影業公司，在史東山編導，金山、胡萍主演的「狂歡之夜」一片中客串演出，此片即是根據「欽差大臣」的故事所改編；周璇在片中飾演縣長之女，擔戲也相當吃重。會同演出者還有施超、顧而已、顧夢鶴、殷秀岑、王為一、游觀仁、姜修等人，周璇處身於許多演技派演員之間，由於累積了經驗，已不再似過去那樣的怯場了。

就在周璇開始走紅於電影界的時候，「桃花太子」嚴華以近水樓臺之故，已成了周璇實際上的丈夫與經理人；祇是爲了不妨礙周璇的前途，沒有公開舉行婚禮而已。

馬路天使天涯歌女

到了一九三七年，周璇在「藝華」高速度的製片方針之下，又先後主演了多部影片。

袁牧之在「電通」停辦後轉入了明星影片公司，着手編導「馬路天使」一片，向「藝華」商

借周璇，談判結果是由「明星」借出白楊，作為交換；白楊為「藝華」主演「神秘之花」一片，周璇則為「明星」主演「馬路天使」，與趙丹、趙慧深、魏鶴齡、謝俊、王吉亭、柳金玉、沈駿（童星）等會同演出。

周璇在「馬路天使」中飾演與她本人同名的小紅一角，並唱出了兩支插曲，其一是「四季歌」（合唱），其二是「天涯歌女」（獨唱），由田漢作詞，賀綠汀作曲，當時會膾炙人口，風行一時。

繼此之後，是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，不久國軍西撤，半壁山河成了淪陷區，偽組織在「俯首稱臣張楚起，緘城納款劉齊立」的情況之下次第出現。嚴華趁着上海陷入「孤島」的時期，悄悄地帶着周璇北上，在故都度過了一個冬天。次年回到上海，對人宣稱已結了婚，自此同居的形式成為過去，開始以夫婦的姿態出現。

一九三八年，金城大戲院的老闆柳中浩、柳中亮兄弟創設國華影片公司，周璇應邀加盟，主演「孟姜女」一片，由吳村編導，男主角是徐風。片成於一九三九年，公映後實座成績超過了創業片「風流冤魂」。從此凡是周璇主演的影片，拷貝便特別搶手。

淪為「孤島」後的上海電影界，爲了逃避現實，時裝片的製作陷入低潮，古裝的民間故事片大量出籠。繼「孟姜女」之後，周璇即成了一連串民間故事片的當然主角。

其時周璇也演了兩部時裝片，其一是張石川導演的「七重天」，其二是吳村導演的「新地獄

「，劇中都穿插周璇唱歌。

不要以為在兩年之間拍了八九部影片而大驚小怪，以為是不可能的事。事實上，此一時期的民間故事片，與後來香港粵語片之號稱「七日鮮」，並無多大分別。所有佈景、道具，大都是採取「三房合一子」的辦法，幾部影片同時「派用場」的。例如其中的「三笑」（李麗華主演）打對台「藝華」的那一部「三笑」（李麗華主演）打對台，就是在七日七夜之內趕拍完成的。當時粗製濫造的情況，於此亦可見一斑。

之後是一部時裝片「夜深沉」的開拍。由於此片，使周璇與嚴華之間的婚姻關係起了劇烈的變化，也成了周璇生命史的一個轉捩點。

夜深沈生命轉捩點

「夜深沉」是根據張恨水的章回小說所改編，由著名偵探小說家「霍桑探案」的作者程小青負責編劇，張石川執行導演，攝影師是董克毅。抗戰時期的上海，話劇運動特別蓬勃。話劇舞臺上人材輩出，短小精悍的韓非，出身於「苦幹劇團」，亦是當時的名演員之一。

劇而優則影，當石揮、張伐、黃宗英、白穆、史原等紛紛躍登銀幕之後，韓非亦為「國華」羅致在旗下，當上了「夜深沉」一片的男主角，與「金嗓子」周璇演對手戲。

有一天晚上，在片場拍完了戲，由韓非送周璇回家，兩人同乘着一輛三輪車。

早期的流行歌曲，有一首就叫「三輪車上的小姐」，起句是：「三輪車上的小姐真美麗，眼

睛大來眉毛細。」

這一首歌，是陳歌辛的作品。

韓非是個樂天派人物，平時喜歡說說笑笑。他在車上低吟着「三輪車上的小姐」這一首歌，一路逗笑，把周璇送到了家門口，這纔原車獨載，打道回寓。

時間，大概也是在「夜深沉」的階段。嚴華正在眼巴巴的等候周璇歸來。

韓非「千里送京娘」的鏡頭，給等候中的嚴華看到了！

「對於愛的獨佔慾，可變為恨。」當代大哲學家湯恩比，對上面的兩句話亦有同感，認為：「這是我們所稱為愛的感情，所發生的兩面性矛盾。」在矛盾心理之下，「桃花太子」不能忍耐，醋意立時發作，當夜即與周璇大吵了一場，由此種下了「鏡破釵分」的根。

其間經過，當時我還在上海，曾直接間接的與聞其事，以下是一個大致的輪廓。

周璇加盟「國華」後，就認了柳中浩為義父。由於她主演的影片使柳家賺了大錢，搖錢樹加上義女的身份，自然與「國華」旗下其他的女演員不同。周璇的私生活，也受到義父義母的照顧，這是情理中事。

爭吵發生之後，周璇不堪精神虐待，在義父母面前不免有一番哭訴。如何援助這一位義女？便成了柳中浩夫婦需要考慮的問題。

事態的演變是：周璇離開了家庭，效法娜拉之出走。

婚變的形勢出現，嚴華在反省之下起了恐慌

，求助於老畫師丁悚。

丁悚與文化界人士多所往還，但與柳中浩則並不熟識。因之，他只能示意嚴華，索性把這一件事公開出來，要求新聞界主持正義。

一次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，就在丁悚畫師的寓所展開。當時，我也是列席者之一。

嚴華當眾報告了周璇出走的經過，他誘過於柳家人的挑撥離間，而把自己干涉周璇自由的行動隱瞞起來，訴說着周璇背棄了他的痛苦。

無奈新聞界的同人，或多或少都知道一點嚴華與周璇之間的衝突起因，對嚴華充其量只能寄予同情，却未便在文字方面對周璇有所指責。

嚴華與周璇的「鏡破釵分」之局，終於未能挽回；嚴華奈何不得周璇，對婚變的既成事實只好默認。

鏡破釵分心病難醫

周璇之離開嚴華，原是必然的，也是無可避免的趨勢。

周璇，可以說是由嚴華一手栽培起來的，但這一事實也成了二人情感上的致命傷。

由於周璇在嚴華的眼中，本來是一個黃毛丫頭；在日常生活環境裏，不可能如珍如寶那樣的愛護她，這是可想而知的。

同時，周璇已大紅大紫，成了銀幕上的偶像，收入亦遠較嚴華為多，她不必倚靠丈夫生活。並且，被丈夫「瞧不起」的陰影，一直纏繞着她，她也極想擺脫。

如果做丈夫的能開通一點，聰明一點，婚姻

關係還可以維持下去；但嚴華却不是那樣的人。

嚴華是受過教育的，無奈舊社會的保守思想仍留在他的腦子裏，對於男女之間的正常社交，他未能認為理所當然。對周璇的獨佔慾，十分強烈；對於婦女的貞操問題，還十分重視，還想有所防閑。

有一個傳說見之於鄭君里悼念周璇的那一篇文字中，我在上海時對這一件事未有所聞，因之不知真實性是否可靠。這一個傳說指出：

「馬路天使」影片公映時，爲了海報上畫着周璇與男主角接吻的廣告，嚴華曾在南京大戲院當衆打周璇的面頰。

當衆侮辱周璇，也許是「欲加之罪」的誇張說法，目的在描寫周璇的不幸遭遇；事實可能並不如此。

但，嚴華的沉不住氣，則正是他的個性。周璇因一幅廣告畫而受責，並非不可能。

至於韓非的送周璇回家，自然更容易引起嚴華的妬恨，而要認爲是「形跡可疑」了。

韓非，是婚變事件的導火線。自周璇與嚴華此離後，韓非並未進一步與周璇結爲情儔，可知他其實是無辜的。

凶終隙末的情勢之造成，因素當然不止「夜深沉」一項。不過，可以千句併一句的說：

嚴華的潛意識，正像他改編的「賣相思」歌詞那樣：「我這心裏一大塊，左推右推推不開！」而那個時代又並無「心理治療」此一方法，於是縱有最好的醫生，也難治癒他的心病了！

鳳凰于飛私蓄喪盡

嚴華與周璇的「伯勞東向燕西飛」，因時間的消逝而成了定局，雙方不娶不嫁，這情況一直維持了好多年。

直到抗戰將要結束之前，嚴華所辦的一個小規模鋼針廠，總算營業不惡，在事業方面有了一些成就，這纔終止了獨身的生活，傳出了結婚的喜訊。

婚禮在上海的「紅棉酒家」舉行，當時我曾是賓客之一，喝過他的喜酒。

至於周璇，則於「夜深沉」之後又主演了解語花「惱人春色」兩片，前者由范烟橋編劇，張石川導演，白雲、周起、尤光照、周錫等合演；後者由汪仲賢（優游）編劇，張石川導演，白雲、慕容婉兒、袁紹梅合演；兩片同攝於一九四一年。

此外，周璇並於一九四〇、一九四一年之間，另爲「國泰影片公司」主演了「黑天堂」（吳村編導）、「天涯歌女」（吳村編導）、「夢斷關山」（程小青編、何兆璋導）三片。「國泰」屬於「國華」同一系統，也是柳氏兄弟所主持。

之後，由於日本皇軍侵入租界，「國華」「國泰」宣告停辦，電影界的統一組織局面出現，「中國聯合影業公司」成立，周璇也就轉移了工作崗位，歸入「中聯」旗下，成爲基本演員之一。（後來，「中聯」又改組爲「華影」。）

在此一時期，周璇先後主演了「漁家女」、「紅樓夢」、「戀鳳和鳴」、「鳳凰于飛」諸片。「漁

家女」，即是唱出「瘋狂世界」一曲的那一部戲。而「鳳凰于飛」的攝製，則已瀕臨「抗戰勝利」的前夕。

「鳳凰于飛」一片由歌舞片權威方沛霖導演，男主角是黃河。

最初，此片定名爲「傾國傾城」；其時我在上海主編「萬象」雜誌（月刊），有一天下午，阿方哥（電影圈中人對方沛霖的暱稱）忽然枉駕過訪，我在編輯室與他會見，他對我說明即將開拍一部新片，片名「傾國傾城」，要我爲該片撰寫歌詞。

我接受了他的委託，同時也提出了意見，我說：「目下是抗戰時期，『傾國傾城』的片名，似乎不大妥當。」

阿方哥恍然大悟，連聲說「對！對！」次日他再來找我，告訴我決定改名爲「鳳凰于飛」，並且從此與我建立了友誼。

我爲這一部歌舞片寫了主題歌「鳳凰于飛」之一之二，此外還有「前程萬里」「霓裳隊」「梅花操」「慈母心」等好多支插曲。

這是我爲電影寫歌詞之開始，由於是一種新的嘗試，因之對工作頗感興趣，當歌曲在「丁香花園」片場錄音之時，我曾應邀旁聽；在舞蹈排練之時，我曾蒞場目觀。再後來全部歌曲在百代公司灌錄唱片，我也到場參觀。

這時候，我已認識了黎錦光、陳歌辛、姚敏、李厚襄、嚴箇凡等多位著名的作曲家。記憶中，周璇在錄音時發音很細，有如蚊鳴，五尺以外即聲不可聞。但一經播放出來，則又歌喉宛轉，

十分動聽。
更以後，周璇曾一度在中央大戲院舉行個人歌唱會，我也曾入座聆賞。她在引吭時，利用「麥克風」傳播聲浪，雖也清亮可聽，但却並非「高唱入雲」的那一種；「金嗓子」此一稱謂，事實上是有溢美的。

昏迷六年命薄如紙

接着就是抗戰勝利的來臨。周璇爲了避免意外的麻煩，即匆匆離滬，遠走香港。

蒞港以後，即加盟「大中華影業公司」，主演了下列諸片：

「長相思」，范烟橋編劇，何兆璋導演，舒適、黃宛蘇、白沉合演。

「各有千秋」，朱石麟編導，黃河、龔秋霞、岑範合演。

「莫負青春」，吳祖光編導，呂玉堃、姜明、侯景夫合演。

「花外流鶯」，洪謨編劇，方沛霖導演，嚴化、呂玉堃、蒙納、徐莘園合演。

「歌女之歌」，方沛霖編導，顧也魯、王豪、平原合演。

以上「花外流鶯」與「歌女之歌」的全部歌詞，亦是由我撰寫，由阿方哥携來香港錄音。

一九四七年，周璇從香港回到上海，爲復業後的「國泰影業公司」主演了「戀江南」；爲吳性裁創設的「文華影業公司」主演了「夜店」。

這兩部影片，在當時曾被捧爲「進步的電影」；而周璇亦被稱頌爲「回到了進步的行列」。

但爲時不久，周璇又再度來到香港。

其時，張善琨輔助李祖永造塔，「永華影業公司」宣告成立，周璇應邀主演「清宮秘史」，在片中飾演悲劇人物珍妃一角。

在抗戰時期的上海，曾有一個男子闖進了周璇的生活圈子，此人的姓名是朱懷德。朱懷德因外表謙遜的態度出現，逐漸取得了周璇的信任。

周璇的歷年私蓄，大部份都拿了出來，交給了他，作爲「國貨」的資本。在花紗、棉布方面，周璇有巨額的投資。由於幣值的貶跌，起初是賺了錢。囤貨，當時被認爲是唯一的「保值」辦法。

周璇從上海來到香港，朱懷德曾追跡而來，把「虧蝕」的壞消息告訴了她。

歷年私蓄擲於虛耗，這是一個不小的打擊。嗣後，周璇回到上海，就傳出了她神經錯亂的消息。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間，她的瘋病壞的時候多，好的時候少。整整六年的歲月，差不多完全在昏迷狀態之中。最後經過多方診治，雖有一些日子漸見痊可，但體質已十分虛弱。到了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，又突然加上了「腦炎

症」的磨折，遷延了二十餘天，用盡一切治療方法，都無法挽救她荏弱的生命。

一九五七年二十二日晚上八時五十五分，周璇病逝於上海第一醫院，在友好們的哀悼聲中，結束了她的「身世可憐」的一生，存年四十歲。

張大千外傳

隆重出版

戚宜君 著

定價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爲戚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饕客名士、黑猿轉世虎肉開葷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純純的愛濃濃的情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震驚寰宇、盛名之下謗亦隨之、龍遊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鍾百鍊、千秋盛名一代大師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，現已出版，定價一六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